

# 諮詢架構吸納新生代 有利培養青年政治人才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龍子明

本屆區議會選舉結果呈現新老交替現象，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高興看到有不少年輕人參加區議會選舉，如果他們有興趣的話，願邀請他們加入政府諮詢架構，代表新生代與政府一起為社會做好服務。梁振英釋出的信息，表明他不僅重視年輕人參與特區政治和公共事務，而且重視通過新生代加入諮詢架構培養年輕政治人才。獲政府諮詢或邀請的年輕人，應積極回應，把握機會。任何新生代若願意加入政府諮詢架構，當然都必須認同特區體制，遵守從政者的基本政治倫理和道德。

今年區選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參選的年輕人增加，當選的年輕人增加。「首投族」的年輕人也顯著增加。本屆區選共有75名候選人首次參選就當選，其中33人是30歲以下的新人。各黨派許多新人紛紛上位，以民建聯為例，在52位35歲以下的年輕候選人中，共有33人當選。而此次區選，所有當選者的平均年齡也只有44.4歲。

## 文明社會青年人的明智選擇

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高興看到有不少年輕人參加區議會選舉，願邀請他們加入政府諮詢架構。梁振英又表示，當局用人唯才，只要有關人士有心服務政府，不論當選或落選的年輕人，不論政治立場，政府願意在不同諮詢架構內聽取他們的意見。多位當選的年輕區議員都表明，參選區議會是為了服務社區，亦希望可透過不同諮詢渠道表達青年人的聲音。

現時特區政府約有470個諮詢及法定組織，政府共委

任約4,100名社會人士加入。諮詢架構大部分由特區政府出資成立及營運，負責特定的公共服務諮詢工作，並不屬於政府體系，成員也皆不屬香港公務員，較政府部門有更多的自主權，其主要決策者均由政府或行政長官邀請社會人士擔任。雖然諮詢架構的性質和功能與區議會不一樣，但年輕一代的聲音和訴求可以透過這個渠道及平台在體制內反映出來。對於任何新生代，除非只想在體制外搞抗爭，否則，透過體制運作作為社會服務，是文明社會青年人的明智選擇。

## 年輕人可鍛煉政治才幹的渠道

政府委任公職時亦有「六六原則」，包括不應委任非官方成員出任有關組織同一職位超過6年，以及一人不應同時擔任多於6個委員會職位，以確保工作分配得宜及有適當人士更替，但「六六原則」並未得到很好貫徹，例如出任有關組織同一職位超過6年不乏其例，

亦有少數社會人士一個人擔任幾十個諮詢機構公職的現象。梁振英邀新生代加入政府諮詢架構，其實是對諮詢架構的一種改革，不僅可以令諮詢架構切實貫徹「六六原則」，而且新鮮血液的加入，可令諮詢架構更有朝氣與活力，更能反映青年人的訴求和願望，更重要的是可以通過吸引年輕人加入政府諮詢架構，培養青年政治人才。

獲政府諮詢或邀請的年輕人，應積極回應。實際上，不少建制派當選的年輕區議員已真誠回應特首發出的邀請。他們表示，政府的舉措是向青年釋出善意，樂意以青年區議員的身份加入政府的諮詢架構，針對青年就業、發展提出意見，強調青年人更了解青年面對的處境。他們指出，當諮詢架構吸納更多青年的時候，會令政府更有效聆聽年輕人的訴求，有助政策制定。現時的年輕人更加關注政治和民生議題，若政府能夠吸納青年成為諮詢架構的成員，相信會帶來良性循環，除了幫助政府了解年輕人的想法，為他們解決問題，年輕人亦得到一個學習公共服務和鍛煉政治才幹的渠道。

## 「傘兵」若加入諮詢架構須遵守政治倫理和道德

本屆區選的「新人」中，有8名支持「佔中」立場的「傘兵」躋身區議會。幾名「傘兵」之所以能夠當選，很重要原因是他們掩飾「傘兵」的身份，甚至對「佔中」三緘其口；另外再以「政治素人」效應和「斯文溫和」形象爭取選票，迎合某些地區選民求新

求變的訴求。實際上，當選的「傘兵」大多沒有服務社區的經驗，也缺乏公共服務的政治才幹，對此他們應有自知之明。若把「佔中」那一套帶入區議會，企圖將區議會政治化，那麼他們的從政之路行之不遠，更不可能贏得地區居民肯定。

對於梁振英釋出的邀請訊息，有「傘兵」聲稱，現時政府的委員會皆由建制派主導，若加入諮詢架構做橡皮圖章是無意思云云。這種看法似乎太不知天高地厚，即使8名「傘兵」加入四千多名社會人士組成的諮詢架構，也不過是滄海一粟，豈可主導諮詢架構？給予新生代機會，不但見諸建制派，也可在「泛民」有所體現，不論政治立場，並不是不論政治操守和道德。「傘兵」當選後要避免心態膨脹和不知天高地厚，這才是基本的政治操守和道德。

有「傘兵」開出條件，表明不會加入討論內容非公開的委員會，言下之意是要政府承諾「傘兵」加入委員會有洩密「特權」。港大校委會洩密風波已是前車之鑒，無論如何，洩密行為都違反了社會的法律界線和道德界線。「傘兵」若願意加入諮詢架構，就不能重蹈港大校委會洩密覆轍，必須認同特區體制，遵守有關諮詢及法定組織的規矩，謹守從政者的基本政治倫理和道德。對諮詢架構規矩包括保密機制的尊重，是誠信的表現，更是一個擁有獨立人格的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 須對「港獨」意識防患於未然

朱家健

日前，有人設計「香港共和國」護照貼紙，公然在網上兜售。這批貼紙分別印有「港英龍獅圖像」、「雨傘革命圖像」，以供購買者黏貼在香港特區護照封面，遮蓋中國國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英文字樣。任何人沒有合法授權而改動任何旅行證件，管有或使用改動的旅行證件可能觸犯《入境條例》(香港法例第115章)，違例者可被檢控，一經定罪可被判囚和罰款。

早前，世界杯亞洲區外圍賽，國家足球隊對陣香港代表隊時，有香港滋事分子喝倒彩及嘔國歌，漠視體育賽事精神，破壞比賽氣氛，結果香港足總面臨被國際足協再次判罰的危機，港隊更有可能在日後賽事被判閉門比賽，失去主場優勢。有好事者更在賽後胡扯，要求日後比賽另播新的「區歌」以取代國歌，更提議以公投方式選舉「區歌」，完全罔顧中國在香港享有、實踐主權的客觀事實，又是「港獨」意識形態的舊酒新瓶。

及至區議會選舉開鑼，有言行偏激的參選人以「港獨政綱」參選，以奇裝異服招徠選民目光，結果輸得一敗塗地。這證明「港獨」之流只是烏合之眾，所謂的「港獨」思想在香港根本沒有市場。

歸根結底，「港獨」歪論源於少部分香港人，無法認清香港的憲制地位和「一國兩制」定義，盲目地緬懷前殖民宗主國，甚至把自身發展欠佳的怨氣，投射到國家和內地同胞身上。這夥主張「港獨」的一小撮分子，更與「台獨」極端勢力互相勾結，內外呼應，試圖散播煽動分離主義的惡之種子。

面對「港獨」叫囂，全社會須警惕這股毒潮，防患於未然。對敢於以身試法，破壞法治基石的「港獨」分子，包括警方和法庭在內的執法機構，必須加強執法，以維護香港社會的秩序與安寧。

日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祝賀2015世界機器人大會在北京開幕的賀信中指出，中國將機器人和智能製造納入了國家科技創新的優先重點領域。李克強總理也作出批示，指中國正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互聯網+」、「中國製造2025」，這將有力促進機器人新興產業的成長，創造世界上最大的機器人市場。這些都顯示出大力發展機器人產業，已經成為了國家的產業發展戰略，在國家層面的全力推動以及各省市的積極努力下，以引進國際最先進技術並與當地的製造業相結合，中國的機器人產業有望在近年內實現突破性發展。廣東佛山市的順德機器人產業發展展示範區，也在努力發揮與德國全面合作的優勢，可望率先走出一條研發與市場化應用全面發展的新路。

近年來，在「中國製造2025」以及「強機工程」的大力推動下，我國的機器人產業正在蓬勃發展並在全球相關產業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今年的世界機器人大會選擇在北京舉行，也反映出這個趨勢。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為大會發賀信、李克強總理專門作出批示，更體現出國家對這一行業發展的重視。目前，中國機器人產業佈局正在內地多個區域全面開花，各顯神通。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已有40多個城市建設或計劃建設機器人產業基地，到2020年的規劃投資額超過5,000億元。

不過，由於我國的機器人產業尚屬起步階段，與世界先進水平還存在一些差距，比如一些核心技術領域仍被外國壟斷，工業用機器人的某些重要零部件更是受制於人，許多項目仍處於研發階段，尚沒有進入到真正的產業化，還需要更多的市場推廣應用；產業鏈條不夠完善，產業佈局上存在一些低水平、重複建設的現象；適用於這一產業的複合型人才非常短缺等。針對上述問題，作為內地主要的製造業大省，廣東選擇與世界製造業水平最高的德國進行全面合作，在佛山這個全國知名的製造業城區設立了中德工業服務區，在區內引進一批優質歐洲工業服務項目，其中一項重點方向，就是以全新合作模式，打造全省機器人產業發展展示範區，實現機器人研製與應用的突破性發展。

這種新的模式有三個特點：一是選擇了世界上製造業和工業科研都最先進的德國作為合作對象，全面引進德國工業標準，以嚴謹的德式規範為目標，把標杆定在最高水平線上；二是引入華南智能機器人創新研究院，引進人才並以研發開發為先導，力爭突破關鍵技術；三是設立廣東智能製造示範中心，與佛山本土企業緊密聯繫，大力推廣機器人在工業及生活中的應用，這樣既有助於產業升級，也可擴大機器人產品的市場應用率。

目前，廣東乃至全國的製造業都面臨着創新發展和轉型升級的問題，期待佛山和順德的這種發展機器人產業的新模式，不僅有助該產業實現突破性發展，而且對重振整個製造業的雄風發揮促進作用。

華廣言

# 教育歸教育 政治歸政治

張民炳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

教育必須歸教育，政治理應歸政治，二者絕不應被故意混淆，就讓孩子們在寧靜和不受干擾的環境下繼續學習好了。回到TSA的領域，現時的問題主要環繞不必要的操練、命題的範圍和形式及評估舉行的其他細節等，這些可以透過檢討、磋商和廣納建設性的民意去解決，而TSA本身的理念和功能是不應受到影響的。

隨著立法會本月初有議員動議即時取消小三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及檢討現時小六及中三的TSA，這個有關評估的議題又再度成為新聞焦點；另外，本月二十九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將會就TSA舉行公開論壇，召集人強烈要求教育局局長親自出席，解答問題。

## 扭曲TSA的正面作用有何居心

議會或其他社會人士或組織批評甚或要求取消一項推行已久的政策時，論點都必須有建設性和可行性，而提出的取代品亦要較現有的政策優勝，TSA也不例外。早前有教育界人士要求取消TSA，改由專家到校檢視及評核學生的平時學習表現，從而釐定他們達到的水平。但只要細心思想，這項建議是說易行難。香港有超過一千間的中、小學，所涉及的審視工作量龐大，相對而言，可以動用的專家人數實不多，供求容易出現甚大的落差，難於順利完成所有審查工作。再者，專家評核的要求，亦難免出現寬鬆差異，不同學校所得的評估結果可能產生爭議。公開試學生的科目成績等級引入校本評核部分後，不少社會人士曾經公開表示擔憂，他們指出學校間對學生科目評分的尺度難以統一，可信性受到質疑，教師卻因此承擔不少額外的工作。

最近更有一些社會人士鼓吹學生「亂操亂考」，目的是要人為地破壞TSA的正面作用和推行，這是一個絕不可取的做法，亦為本是一條直路的教與學添添添亂，無故扭曲教與學的意義和效果，令學生感到紛亂和迷惘，最終成為一些歪理的犧牲品，試問這是否某些人士的心底目的？

## 欠完善地方可以解決

基於學生的利益、社會的發展需要和向納稅人問責等因素，任何公帑支持的學校教育都需要接受客觀的評估，以確立它的合理水平、需要改善的地方和跟進的策略。從正面來看，TSA只是政府搜集全港學生在小三、小六及中三的三個重要學習階段的中、英、數「基本能力」，藉此提供系統性的客觀及全面的數據，以祈盡早識別學習差異，協助學校有系統和針對性地完善學與教的策略，讓學生建立更穩固的學習基礎，最終學校的教與學水平獲得提升。在政府方面相關的數據亦同時促使官員

檢視和改善現行的教與學政策和支援措施，提高整體的教育質素。只要政府恪守承諾，取得的數據完全不會用於排名、派位或淘汰用途，其他欠完善的地方都屬於技術性層面，是可以解決的。

公營教育的質量及成果作出定期評核，似乎已成為國際的趨勢，本港大學被國際權威學術機構評級及香港學生參與地區和國際的學習水平測試，都是一些顯著的例子。近年本地大學的國際化及全球排名都有着出色的表現，這正好說明了我們的教育發展是沿着正確的軌道前進。然而，我們並不排除體系內有着不少細節需要優化的可能性。回到TSA的領域，現時的問題主要環繞不必要的操練、命題的範圍和形式及評估舉行的其他細節等，這些可以透過檢討、磋商和廣納建設性的民意去解決，而TSA本身的理念和功能是不應受到影響的。再者，教育局、家長及學校三方亦可以舉行坦誠和定期的對話，去處理全港性系統評估所衍生的問題。此外，議員與官員就政策事宜產生的互動，應該在互相尊重和體諒的基礎上進行。舉例說，任何議員舉行公聽會而要求政策局長出席時，最基本的步驟是先諮詢相關的官員，然後一起訂出合適的日期和時間。如果只是議員單方面決定，然後要求局長一定要出席，這種安排模式似乎連最起碼的尊重也欠缺，如此我們又怎可以期望獲得最佳的溝通效果呢？

有一點必須清楚指出，教育必須歸教育，政治理應歸政治，二者絕不應被故意混淆，就讓孩子們可以在寧靜和不受干擾的環境下繼續學習好了。



TSA被刻意扭曲，令學生感到迷惘。

# 互聯網銀行真的難敵傳統銀行嗎？

李勇 中興區金投資研究部研究員

繼9月份深圳前海微眾銀行行長曹彤宣佈辭職後，近日又傳出該行副行長鄭新林已提交辭呈的消息，引起輿論廣泛關注，並被形容為深圳前海銀行高層「人事地震」。有聲音把這種高層變動歸咎於互聯網銀行「難敵傳統銀行」。然而，在互聯網銀行與傳統銀行還沒有正式交手的情況下，就斷言互聯網金融被傳統銀行打敗，這個說法頗為費解。

從兩位高層離職後的方向來看，前者在辭職之後已經轉職於福建的金融企業，仍繼續留在互聯網金融行業內。後者離職原因是需要「休整」，當然這應該只是託辭，但綜合各方面的信息，與「難敵傳統銀行」毫無關係。兩位互聯網銀行高層離職，是互聯網銀行「難敵傳統銀行」的推測，純粹是網民們「想太多」。

## 傳統國有銀行利潤增速下滑

事實上，在以實業類產品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產品的顛覆性衝擊之下，那些「慢半拍」的傳統銀行的前景亦是頗令人擔憂。三季報顯示，代表傳統銀行的四大行淨利潤增速下滑明顯，全部跌至1%以下。工行、農行、中行、建行淨利潤增

速分別為0.65%、0.57%、0.79%、0.73%。雖然傳統銀行中的四大行利潤絕對額仍然保持在千億以上，尤其是工商銀行實現淨利潤最多達到2,223億元。但是，銀行業由2013年利潤增速高達20%，下滑到2014年的個位數，再到今年三季度四大行增速低於1%，傳統銀行光鮮的絕對額背後卻難掩增速持續下滑、節節敗退的頹勢。這些情況，暴露出了傳統國有銀行一些深層次問題，最大的癥結是受制於國有體制制約，面對開放金融、面對金融向市場化縱深發展難以適應，出現被邊緣化的跡象。

近幾年，中國金融進入了對內主動放開和放開速度較快的時期。隨着監管部門逐漸放開小貸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准入，放鬆民間借貸市場監管，使得民間金融融資額度快速攀升，對監管體系內金融特別是商業銀行帶來了強烈的衝擊。然而，習慣了「躺着也能賺錢」而反應遲鈍的傳統銀行，忽視了市場化金融的大方向。以強大的市場化力量與高科技手段助推的互聯網金融，給傳統銀行帶來巨大的威脅和挑戰。

## 互聯網金融對傳統銀行帶來挑戰

在互聯網金融出現以後，客戶們手拿一部智能手機就可以存款、轉賬、購買理財產品、商店購物支付等所有金融業務，經常使用智能手機辦理金融業務者根本就不到銀行儲蓄所裡去辦理業務，使得移動互聯網金融與銀行儲蓄所不在一個平台和層次上，何談競爭？先前，多年的銀行轉型之路發生了方向性錯誤，將業務從存款、貸款等傳統業務轉到中間業務上，而不是轉到互聯網金融上。在移動互聯網金融用戶正在呈現幾何級數增長的當下，因「慢半拍」而失去了網絡特別是移動互聯網支撐的傳統銀行客戶大量流失，這才是傳統銀行利潤增速呈現急劇下滑趨勢的箇中原因。

在互聯網金融風起雲湧的背後，對傳統銀行的銀行業存款等負債業務、貸款等資產業務、理財等中間業務、支付等收入渠道，以及包括過去長期被看作最具潛力的銀行卡中間業務收入在內，都將產生革命性和顛覆性的影響。對於傳統銀行來說，未來的出路在於盡快發展互聯網金融尤其是移動互聯網金融，不妨效仿招商、興業銀行大力推進互聯網金融業務並採取了轉賬全部免費的爭奪市場的作法，與互聯網企業發起的互聯網金融在一個平台上競爭。